

中国少数民族作家优秀作品汉译本

羊皮鼓译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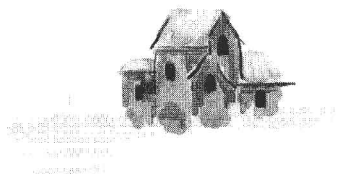
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主编

冬天最后一缕阳光

· 哈萨克族中青年作家中短篇小说选 ·



CHISO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冬天最后一缕阳光

哈萨克族中青年作家中短篇小说选

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主编

CH/50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冬天最后一缕阳光:哈萨克族中青年作家短篇小说
选/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主编.--乌鲁木齐:新疆青少年
出版社,2011.6

ISBN 978-7-5371-9799-1

I. ①冬… II. ①叶… III. ①短篇小说-作品集-中
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96682 号

羊皮鼓译丛 冬天最后一缕阳光

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主编

出版人 徐江
责任编辑 武红
装帧设计 吾荣娜

出版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社址 乌鲁木齐市北京北路 29 号
邮编 830012
电话 0991-7833967(编辑部)
网址 <http://www.qingshao.net>
法律顾问 钟麟 13201203567
制作 一心设计工作室
印刷 乌鲁木齐大金马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8.25
字数 250 千字
版次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71-9799-1
定价 30.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印装问题可随时同印厂退换。

序(一)

努尔兰·阿不都满金

改革开放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亲切关怀下,在内地兄弟省区市的大力支持下,自治区党委政府带领新疆各族人民,艰苦奋斗,锐意进取,天山南北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2010年,中央审时度势、高瞻远瞩,专门召开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对推进新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作出了全面安排部署,为新疆的大建设、大开放、大发展创造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性机遇,新疆进入了新时期新阶段。当前,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充满了对党、对祖国的感恩之情,充满了对新疆未来发展的信心,形成了“热爱伟大祖国、建设美好家园”的热情和合力,求发展、谋富裕、思稳定、盼和谐已经成为新疆各族干部群众的思想主流,全社会的凝聚力、向心力大大增强,社会发展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景象。

在新疆社会发展中,文学艺术始终坚持“双百方针”和“三贴近”原则,始终服务于自治区的中心工作。我们欣喜地注意到,近年来,新疆多民族文学艺术不断唱响着时代精神的号角,热情讴歌着时代主旋律,为新疆各方面的发展进步、民族团结、边疆稳定和长治久安,发挥着越来越积极的作用。新疆作家协会主编的这两本书,反映了改革开放及社会转型期民族地区人民生活发生的深刻变化和人们丰富的心灵世

界,表现出了文学艺术家们对发展中的新疆给予的深切关注,较为准确地反映了这些年来边疆少数民族社会生活的转变。作品取材于现实生活,立意健康,文风端正。我们从这些作品中看出了中青年作家对新时代的思考 and 把握,而且还从这些作品中看出了作家对哈萨克族传统文学所做的一些创新,为丰富新疆多民族文学所做的一些努力。

自治区党委七届九次、十次全委(扩大)会议明确提出要以现代文化为引领,就是要把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作为基础内涵,努力形成爱国、感恩、勤劳、互助、开放、进取的精神,使人们能超越民族、血缘、语言、地域、风俗等差异,在全社会形成广泛的价值认同。这一战略选择凸显了文化建设在推进新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中的重要作用和突出地位,为文学艺术事业的发展提供了重大历史机遇和新的更高要求,为促进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开放、联结、贯通、吸收和整合,为各民族文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指明了方向。我衷心希望中青年作家朋友们,特别是我们的哈萨克族中青年作家朋友们,坚持“三贴近”,情系老百姓,从实践中、在生活里汲取创作的源泉和艺术的营养,用你们深入的思考和辛勤的劳动,抒人民之情感,传人民之心声;希望你们不断学习,不断磨砺,不断自省,以开明开放的心态,实现合理扬弃,以现代文化自觉认识、继承、创新民族文化;树立大境界,涵养大胸襟,从各民族的文学创作中汲取营养,把追求艺术高度同追求人生高度有机地联系起来,提高作品的深度,做到意境高远,不断给读者提供更多真实的、有血有肉的作品。

2011年4月18日

序(二)

艾克拜尔·米吉提

这是一本极具价值的小说集，收入了一批哈萨克族青年作家的短篇小说，从一个侧面展示了当下哈萨克族青年作家群体的小说创作风貌。

小说集收入的作品，既有克尔巴克·努尔哈力耶夫等直接用汉文创作的小说，又有胡玛尔别克·朱万罕、杰恩斯·厄热斯汗、吐尔逊别克·拜朱玛、巴依阿赫买提、胡安尼西·达力、额里扎别克、博克泰·阿里克、阿布德哈孜·扎汉、热斯拜·托合坦、白阿合买提·朱玛拜、黑达西·朱班尼西、叶尔波拉提·苏力坦等用哈萨克文创作的作品。过去，几乎百分之九十九的哈萨克族作家都在用母语创作，近年来，直接运用汉文创作的作家开始陆续出现和成长起来，他们能够熟练地掌握汉语，并用文学语言以艺术方式表述，展现了他们驾驭第二语言的功力。收入本集的汉文创作作品，便体现了这一特质。

对于用母语创作的哈萨克族作家群体来说，他们在用母语创作实现自己文学追求的同时，渴望能够走到语言河流的彼岸，让另一种语言的读者欣赏自己的作品（当然这也是所有作家的共同心愿），感受自己作品的语境和意境，领略自己的艺术心智与风采。尤其对于许多青年

作者来说,有时这近乎于一种梦想,似乎难以企及。但是,从这本作品集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富有才华的母语创作青年作家,获得了用自己语言丝线精心织就的文学作品,被译为汉语,抵达了广袤的汉语读者世界。想来他们作品所透出的真诚,会赢得汉文读者会心的微笑,抑或是同感、同叹、同惜、同喜。

文学翻译是二度创作。我一直认为文学是沟通心灵的桥梁,翻译是沟通不同民族的桥梁,只有通过翻译才能沟通处于各自语言文化彼岸的人们的心灵。令人欣慰的是,这本作品集中译者除了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哈依夏·塔巴热克、阿里·韩玉文等成熟的翻译家,还有努尔兰·波拉提、哈那提古丽·木哈什、阿依努尔·朱玛什等后起之秀,他们都是哈萨克族的新一代译者,他们的成长印证着时代的进步。显然,一批精通双语的哈萨克族青年作家和翻译家迈着他们自信的步伐正在向我们走来。相信从他们的笔端将会源源不断地流淌出文学的甘霖。

愿他们的作品让人们的心境变得更加明朗,更加贴近。

2011年4月于京城

目 录 CONTENTS

序 1	努尔兰·阿不都满金	001
序 2	艾克拜尔·米吉提	003
长夜	胡玛尔别克·朱万罕◎著 / 阿 里◎译	001
觅	阿布德哈孜·扎汉◎著 / 阿 里◎译	039
凶手的父亲	克尔巴克·努尔哈力◎著 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译	067
伤声	胡安尼西·达力◎著 / 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译	079
神秘雪山	巴依阿赫买提◎著 / 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译	090
谁会当选	叶尔波拉提·苏力坦◎著 哈那提古丽·木哈什◎译	103
绵羊萨尔巴斯的血	博克泰·阿里克◎著 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译	106
沙葱	额里扎别克◎著 / 阿依努尔·毛吾力提◎译	121
狼魂	额里扎别克◎著 / 阿依努尔·毛吾力提◎译	130

■ 目 录
CONTENTS

财迷	白阿合买提·朱玛拜◎著 / 阿 里◎译	137
迷者归途	热斯拜·托合坦◎著 / 韩玉文◎译	144
邻居家的女人	黑达西·朱班尼西◎著 努尔兰·波拉提◎译	156
幸福之歌	吐尔逊别克·拜朱玛◎ / 阿依努尔·朱玛什◎译	181
晚宴	杰恩斯·厄热斯汗◎著 / 哈依夏·塔巴热克◎译	215
冬天最后一缕阳光	胡玛尔别克·朱万罕◎著 阿 里◎译	237
三声叹息	穆拉特·伊布拉音◎著 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译	247
后 记	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	273

长 夜

胡玛尔别克·朱万军◎著

阿 里◎译

睡眠——黑夜，思维——光明

可怜的鸱枭把睡眠看做是死亡……

经过一日漫长的旅程，空中那盏天灯好像已经疲倦了，它要回窝歇息去，人们却要无奈地接受它将带来的漫长黑暗。是的，当太阳把自己投入黑暗的大海中去的时候，夜色就好像黑色的毒气一样向着大地蔓延开去，世界变得浑浑噩噩，仿佛进入了另一个天地。尤其是在这十一月间，当黑夜变得一天比一天更长，人们的睡意与思维之间竟也莫名其妙地像暗流一样发生对抗。睡意紧逼，思维对抗……

天边有几颗星星，滑下空旷无底的蓝色夜空，好像从一块斜着的玻璃上滑下的几块红玉，那身后的光和划痕，像是光的手指，试图划开那即将令人感到窒息的夜幕。

每到十一月末的这个时刻，思维之魂就像一个落水者在浑水中挣扎，既忙乱无序，又无所不及……

去年秋天的一个夜里，他曾走迷了路，整整一个长夜走不出黑暗。那天的夜空，应该是乌云密布，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他骑着马走进一片花岗岩石滩，之后就迷了路。他小心翼翼地顺着一条小路向前，看到

前面不远处有一星闪烁的亮光,以为是什么人家的灯光或火光,就把马头转向了那个亮点摸索向前。可是,走了很久,不但没能走近光亮,反而越走越远,那点光亮也越来越暗,最终完全消失,什么也看不见了。然后,四周死一般寂静,他感觉到自己仿佛走进了深渊,即将远离人世。他曾听人说,这片花岗岩滩原是魔鬼窝,莫非今天自己真的要被魔鬼带入魔窟?他想起了老人们说过的话:迷路时要放开马缰绳,马会把你带回家。于是他就坐在马背上放开了马的缰绳,把命运完全交给了它。那马就向前走去,忽而上坡,忽而下坡,他感到自己好像不是骑在马上,而是悬在漆黑的空中游荡。不知走了多久,马突然收住了脚步,惯性几乎把他的身体整个儿压到马鬃上去。他抓住马鞍,正过身体坐稳,又夹了腿催马前行。然而那马却只是打了个响鼻,不肯再向前走,他便把鞭柄探过马头去,想探探前面是否有阻挡物,马鞭果然触到了硬的物体,好像是岩石或是什么建筑物。他调转了马头侧身再去仔细触摸,发现是一堵土墙。他就高兴起来,一定是到了村边儿上了。兴奋之情油然而生,他连滚带爬从马背上下来,顺着墙一点一点向前摸,终于摸到了一扇木门,再摸过去,又摸到了几块冰凉的石板,石板上好像还刻着线条。他心里暗暗地吃了一惊:原来这是一块竖着的墓碑。他的心狂跳起来,几乎跳到了头顶。然后他就感到自己眼前飞过了一个怪物,连那马都受了惊吓,于是,他死死抓住马的缰绳,才没让马跑掉,而他自己却已经是满身冷汗淋漓。

有苍天作证,那墓碑的寒气瞬间从他的手指传遍了全身,就连脑子都被穿透了。尤其是摸到墓碑的右手指,好像突然就冻成了冰块。那以后,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无论他作怎样的努力,都无法把那夜冻坏的手暖和过来,直到一年后的一天,当他和一个女人被困在淘金洞里,手指无意间碰到了那个女人湿漉漉的带着几分温暖的肌肤时,才突然觉得通了几分血色,有了活力……

这是后话,还是接着那夜的话讲。

那夜,不知是因为马在惊恐之中蹄子刨地发出的铿锵之声,还是他自己心脏的狂跳发出的咚咚声响,他感觉自己完全陷入了一片可怕的声响之中……

不知过了多久，他才勉强收紧了马的缰绳，然后用双手搂住透着汗气和温热的马脖子，让自己的神经缓了一会儿。一切都开始趋于平静，除了马的喘气声和自己的心跳外，四周听不到任何生命迹象。再然后，他才逐渐适应这死气沉沉的环境，让自己恢复了平静。

唉，人啊，是个多么怪异的生物！会给自己创造美好世界，也会给自己制造一些个稀奇古怪的想象和罪恶感。一个活着的人，却惧怕已变成僵尸或骷髅的死人；一个被死人吓坏的人，躲在某个强者的身后，嘴里却默念“亡灵护佑”；而让他一旦真的走进一片死人的世界，他却要飞快地逃离而去，而且唯恐自己逃离得太慢，太慢。

那夜平静下来之后，他解开了马鞍鞍梁的系带，抽出鞍桥下的座垫铺在地上，然后疲惫地坐在上面。他想让自己再平静一阵儿。可是那恐怖的感觉又向他漫过来。他想，这毕竟是荒郊野外，万一自己真的被鬼缠身或者遭猛兽攻击，抑或被蛇蝎咬伤，无论如何都不划算。这么想着，他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恐惧感就又疯狂袭来。此时，爷爷曾经对他说过的话，悄然提醒了他。于是，他让自己平静下来，正襟危坐，向安拉作了祷告，并用马鞭的柄在自己身边画了一个圈儿。果然是法术有灵，他感到了安全。大概由于身心过度紧张疲惫，圈儿画定之后，他很快睡去了。当被冻醒时，东方已发白。然后，他发现自己躺在一个大坑里，四周是插翅难越的陡壁。一只狐狸和一匹狼正顺着悬崖根儿转来转去，寻找出口，它们也被困在这坑里了。于是，他忙起身，察看四面峭壁有没有出路，但是很快就失望了。他看了一眼狐狸、狼还有马，意识到此时此刻，他们四个，不是被困在一个大坑里，而是在一根巨柱的尖顶上。他必须立刻行动，寻找出路。

昨天夜里，他给自己画保护圈儿时，那烈性的马不停地挣扎打响鼻，脑袋左甩右甩，那个保护圈儿根本没有圈住。他顺着圈儿开口的方向朝远处望去，竟神奇地发现了一条阶梯。他便牵着马上了那条阶梯，身后跟着狼和狐狸。然后他们走出了大坑。那只狼和狐狸，原本像两颗穿在一根绳上的珠子，一个跟着一个，一出了坑竟像断了线一样散开去。先逃去的是狐狸，然后是狼。准确地说，狼凶相毕露，齙着匕首般的利齿，追那狐狸而去……

两天后，他下山赶巴扎，嫂子要他买两米白布回来，可他却买来了两米黑布。

嫂子说：“我要的是白布，你听错了？”

他说：“没错，你要的是白布。”

嫂子说：“那你为什么买黑布回来？”

他说：“我买的是白布呀！”

嫂子说：“这，是白色的布吗？”

他说：“是白的。你说是白的，它就是白的；你说是黑的，它就是黑的。这取决于你。”

然后，他又说：“今天真是太冷了！”

七月大热的天，又是正午，他冷不丁冒出了这么一句，让大家都觉得有些莫名其妙。

这个时候，外边好像有什么叫声。父亲问：“外边是什么声音？”

他就回答父亲说：“是胡特办的狗在叫呢。”

其实，来人是独身的巴依泰拉克老汉。老人与牛相依为命，每到夏天这个时候，他都会牵着一头背上驮着两捆草的狸花犏牛出现。他从门缝中看到了巴依泰拉克老汉，说：“哦，是那头狸花犏牛牵着巴依泰拉克来了。”

大家又是一头雾水地看看他。

那些天，他这样的话逐渐多了起来。父亲要去马圈，准备给骑了一天的马喂夜草，问他：“是不是喂马的时辰到了，月亮出来了么？”

他说：“对，那个大蘑菇正在露出地面。”

从那以后，大家就开始用一种异样的目光看他了。他变了，人们的目光里有几分恐惧感，不仅怪眼看他，还要避开他，背地里议论他。有一天，他的孪生哥哥牵着一匹马赶了一天的路，接来一位本家长辈——一个瘦瘦高高的黑脸老汉。老汉是毛拉，瘦得好像用久了的磨刀石，又干又瘪。老汉来了不看别人，径直来到他面前，握住他的双手说：“你还好吗，孩子？近况如何呀？”他点了点头。老人进屋坐稳，把他叫到身边寒暄了几句，问他说：“我说孩子，一个人无论到了哪里都是要靠自己的双手过日子。有人有这种谋生的手段，有人有那种生活的方式，都是为了

一个活。但是说一千道一万，活到最后，身体健康才是本啊！一个会过日子的牧民汉子，其实比当干部的强。所以，有什么事，别想不开，愁坏了自己的身体多不划算啊。人嘛，活着总会遇到这样或那样不如意的事……”

他就瞪了大眼，问老人：“您在说什么？”

老人说：“没……没什么。我听人说，你因为考试没有考及格有些想不开，就随便劝劝你。男子汉大丈夫哪能不遇到一些坎坎坷坷，你说的是吧？”

老人话扯远喽，那都是三年前他参加高考的老话了，他没能过关。他原本是个优等生呢，同学们常请他帮着代写情书、作文或毕业社会调查报告，都低三下四地有求于他，但高考作文，他们竟然都拿了高分，有人还被录取到语言文学系去，这实在是让他气不打一处来。太荒唐了，那些家伙虽然概念都背得滚瓜烂熟，但文本分析和写作能力根本不如他。在学校时，但凡有关语文的智力竞赛或作文比赛，班主任老师总是让他出面打头阵的，而他也从来都不负众望，总会拿回一些奖状来，他的诗歌或文章甚至还在一些报刊、杂志上发表过。可他这人，无论是参加校内的小考，还是参加校外作文竞赛，从来都是榜上无名，高考竟然也没有逃脱此厄运。最有可能拿高分的语文分数太低，结果他就名落孙山。今年秋天金矿招工考试，也因同样的原因没被录用。考试啊，该死的考试！

他就问那老汉：“那么，您每次考试都能考及格吗？”

老汉就笑笑：“这孩子！谁还愿意考我这般老头子！”

他说：“这个世界，每天都有考试，不是吗？”

老汉说：“人活在尘世，肯定会碰到很多好事，也会有不顺的时候……”

他想也不想：“那您说错了。不是我生活在世界上，而是世界生活在我这里边。”他说着用无名指指了指自己的太阳穴。

老人笑笑：“别这么说，孩子！我们可不能说对胡达不敬的话。”

他说：“实际上，就是胡达也生活在我这里。我活着他就存在，我死了，他也就没了。”

老人瞪了他一眼：“真主保佑，真主保佑！孩子，再别这么说了！这样

说,可是有罪孽呀!你应该向你哥叶山学习才是。瞧,他是一个多么懂事的孩子!”

他和老汉的话说到这个时候,家人已经在他俩面前摊开了餐布,一家人都围坐在一起喝奶茶。他那孪生的哥哥就挨着他坐。他向四周扫视了一眼,心中生出一种莫名的陌生感。他越看越觉得这些人都很陌生,全都是生人。而餐桌上的气氛,也是那种陌生人之间的沉默,绝不轻易开口,毕恭毕敬,客客气气。除了偶尔有人说“请喝茶”“请吃”之类的客套话之外,没有一句多余的话。于是他为了打破这沉默,首先就自告奋勇向大家介绍自己,并对坐在上席的一位长者说:“古人说:与其识千人的面孔,不如知一人的姓名。敢问您老怎么称呼?”

“怎么?你连自己的爸爸都不认识了?!”

于是,他就再仔细看这些手上拿着油果子或茶碗的人,好像都很面熟的样子。一连反复看了几次,感觉他们都是相识的人。

大家喝过茶,老汉又把他单独留在身边,给他号脉。老人的手指肚软软的、凉凉的,像打草时经常碰到手的癞蛤蟆。

老人说:“最近,你是不是受过很大惊吓?”

他说:“那次迷路时,被吓到过。”

老人让人在冷水里泡了七颗丁香端来,然后让他脱光了上身用那凉水为他搓了背,在他的前胸狠狠地喷了几口,念了驱邪的咒语,又将一张写了蓝墨经文的纸条放进刚才的碗里,交代他每天空腹冲了凉水喝,连喝三天。

那冷水喷到身上就好像那个墓碑的寒气,他禁不住打了个冷颤,然后觉得身上有些麻酥酥的,而且越来越麻,直到最后身上好像抹了一层冷泥巴,完全麻木了。他用力掐了几次,不感觉疼。从那以后他的情况就越来越奇怪了,整天浑身乏力,反应迟钝。他的身体好像进入了睡眠,又沉又重,让他苦不堪言。只有用力捏、用力掐他才会感觉轻松一些,以至后来他总盼着有人能用柳条狠狠地抽他。他求家里人,可是家里人都躲着他,外人更是一见着他就落荒而逃。有几次,他故意碰人、找人家的茬,可人家总是无声地避开他。

这天,来了一位长者,要借他家种牛。老人虽然年逾花甲,但是口齿

伶俐，身板硬朗，且肌肉发达。进屋坐定之后，顺手从长筒靴的靴腰抽出一支牛角鼻烟盒，放在靴跟儿上磕了几下，倒进纳斯烟放进嘴里。他目不转睛看着老人，看到老人的手指如此粗壮，他就断定老人一定是个很有气力的人。老人言谈中有几分狡猾，而从他的目光里判断，他一定是个脾气暴躁的主儿。事实上，老人一进门，他就开始注意他。老人进门后的第一个动作是把马鞭立在门框边。他当时就想：如果老人用那只有力的手拿起马鞭在我背上狠抽几下该有多好啊！

但是，老人坐了一会儿就说要走，而他也没有多想，把老人扶上马道了别，目送他远去。可是突然间，他解开了拴在马桩上的马，一翻身骑上那光背的马追了出去。老人听到身后的马蹄声便勒住缰绳放慢了速度，没想到，这小子追上来，一把抓住老人的马提嚼，恶狠狠地盯着他说：“拿来，把钱还给我！”

老人的马受了惊吓，险些没把老人摔下来。老人努力控制住了自己，坐稳了后，惊愕地看着他：“你说什么，什么钱？”

“那件挂在正堂上的衣服，口袋里有钱，你偷了钱！”

老人说：“孩子，我这么大年纪了，从来没拿过人家的一针一线。再说，刚才你爹你娘还有你自己，不是一直跟我在一起的吗？我以我的信仰起誓，绝不会干那缺德的事。快放手！”

老人一生气，使劲儿拽了一下马缰绳，差点儿把他掀下马去。而他唯恐老人逃走，硬是死死抓住老人的马提嚼不放。

他大喊：“你这老贼，还我的钱！”

老人真的动了怒气，举起鞭子朝他的脊梁也就是被那个老毛拉搓过的地方狠狠地就是几鞭。

“给你钱，给你钱！这就是你要的钱！”

他的背就像被烧红的烙铁烙了几下，火辣辣的，全身都热了起来。他差点儿没被打下马，好在他死死抱住了马脖子，才算勉强坐正了身子。经两个人这么一折腾，老人的马也受了惊吓，跑出老远去。老人努力控制住坐骑，又返回来气呼呼地说：“走，小子，找你老爹去！我要让你知道诬陷好人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

他说：“老人家，您息怒，我是想……”

老人抢话说：“对，你是想把我当玩偶！别忘啦，我是一个有尊严有信仰的，跟你父亲一样的人。你为什么要这样诬陷我，还要羞辱我的人格？说！”

看见老人真的动了怒，他知道要摆脱老人已经是很难了。于是调转了马头，向远离他家的青山坡那边飞奔而去了。老人挥着鞭子在他身后又骂了一阵，去了他家，估计是去向他爹娘告状。

这个时候，他觉得身体好像有些舒展了，多日来那种被马蜂蜇的胀麻感渐渐淡去，取而代之的是热血流通的烧灼感。他用手摸摸脊背，果然背上有几道鞭痕鼓起着，好像鞭子粘在背上，连鞭子上的编纹都能摸得清清楚楚，伤口渗出带血的黄水浸透了衬衣。他脱下衬衣晾在石头上，几只苍蝇和蚂蚁爬到衬衣上，开始吸食血水，它们吃饱了四脚朝天，甚至从石头上滚到地上。此时，有一股如释重负或被松了绑的感觉流入他的心田，他不禁热泪盈眶了，然后高兴得放声大哭。他一边流着泪，一边把马缰绳盘在马头上，让马自己回家，自己却在绿草地上跑了几个来回，最后倒在草地上像小时候那样打了几个滚儿。这真是一种久违的感觉，无论是脚还是身体的其他部位都好像很久没有与土地亲密过，那么渴望与土地接吻，于是他趴在地上尽情地满足了身体的要求。小时候他也曾经如此这般地趴在地上空想：要是把这座黑山挪到那一边就好了！在他眼里，这座秃山根本就不该在这片绿草地的中间，都是它阻止自己欣赏这美丽草地。每次他只要走出家门，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它。他虽然说不清自己还要恨到多久，但确实是在自己很小时就有这种想法了。

与这黑山相比，他更想看到的是草坪上的那块骆驼石。它酷似一头双峰骆驼，微微仰头遥望远山牧场。他想去看看它。小时候，他常与小伙伴们在那里玩儿“阿克苏叶克”游戏。游戏的规则很简单：天黑下来的时候，一名力大的伙伴把一块白色羊腿骨扔出去，然后大家分头去寻找；有人找到了，只要中途不被人抢去并顺利送到原地就算胜利了；谁胜了，大家就会把谁推到“骆驼”背上，他就能像一名帝王，制定接下来的游戏规则。那时他还小，同伴们都叫他“瘦猴”，他掷白骨从来都扔不远，跑又跑不快，抢也抢不过别人，因此在伙伴们眼里他只是个“跟屁虫”，